

新戲曲

受騙與復仇

話 劇
黃 秉 德
王 雁 著

民藝出版社出版

人物表：王

才 男、十六歲。聰明伶俐，原爲一流落街頭之孤兒，被一貫道

佛壇看門老頭劉玉民介紹入道，入道後頗爲道長、點傳師等重視，訓練爲天才（身穿藍布大褂）。簡稱（才）

劉 蕙 榮

女、十七歲，清秀聰明。父親被國民黨抓去當兵，母親因急病故，爲了保佑被抓的父親，跟爺爺劉玉民入道，練習三才。簡稱（蕙）

李 永 旺

男、三十二歲，一貫道點傳師。滿身奸詐、皮袍、馬褂、千層底鞋、光頭。一貫道中老幹份子，國民黨中統局特務。簡稱（永）

王 維 仲

男、四十五歲。一貫道點傳師，在道中地位僅次於道長。原國民黨員、中統局特務。抗戰時任日本特務機關顧問，六六五後，任清共委員會委員。殺害革命幹部，從事反革命活動。

姦淫婦女，無惡不作；表面道貌岸然，平時不輕易言笑，一說話便疾言厲色。服裝講究，長袍馬褂，小帽頭，「老頭樂」鞋，粗眉大眼，兩撇小鬚，身體胖大。簡稱（維）

劉厚財

男、三十八歲，沒落地主，特務，在一貫道任壇主；偽裝成買賣人，專門造謠，破壞民主運動，殺害進步份子，用一貫道作爲特務工作的掩護。爲人陰險奸詐，能說會道，表面上却極力裝作忠厚老實。簡稱（厚）

楊老太太

女、五十歲，寡婦，靠丈夫遺產渡日，慈祥和藹，有迷信思想，後受一貫道欺騙，中毒甚深。簡稱（楊）

王蘭英

女、二十二歲，楊老太太之兒媳，美麗大方，高中肄業；結婚後在家操作，對外界事物很少接觸。受其丈夫影響，有些

正義感。簡稱（蘭）

楊健南男、二十三歲。楊老太太的獨生子，大學生，思想進步，不滿國民黨黑暗政治，屢次參加學運，被特務劉厚財視爲赤色份子。簡稱（健）

劉玉民男、六十歲。劉蕙榮的爺爺，迷信糊塗，篤信一貫道，把家產全部獻入道中，想以功德保佑被國民黨抓去的兒子回來，受騙後，淪爲一貫道佛堂之看門人。簡稱（劉）

趙慧同志女、二十三歲。區文教幹部，年青熱情，對婦女教育極其熱心負責。關心婦女之家庭情況，羣衆關係很好。簡稱（趙）

公安員四人。堅強果敢，精明強幹。簡稱（公）

巧玲女、十三歲，聰明活潑，蘭英的鄰居。簡稱（巧）

僞憲兵數人。簡稱（憲）

第一幕

時 間：一九四八年冬某天上午（解放前）

地 點：北京，楊老太太家的外間屋。

登場人物：楊健南

王蘭英

巧 玲

趙 慧

楊老太太

劉厚財

佈

景：正面是通院子的屋門，兩邊是窗戶，左牆角放着衣架，右窗下立着書

櫥，上面擺滿了洋裝書。舞台正中放着一張紅漆八仙桌，有四把紅漆椅子放在桌子周圍。右面是通內室的屋門，掛着門簾，門旁放着一個茶几，上有蠟扦、香爐、香一類的東西，茶几前放着蒲墊一個，右牆上掛着一張觀世音菩薩像。左面是牆，靠牆放着一個長條案，上擺茶具、鐘、花瓶等，屋頂上交叉着兩條彩色紙做的彩帶。

開幕時：楊健南正站在條案上往牆上釘釘子。

王蘭英打掃地。時間是上午十點鐘左右，陽光從玻璃窗射入，室內充滿了溫暖與歡樂的氣氛。

健（用手托着楊老太太一張像）蘭英！蘭英！

蘭啊？（抬頭）

健你瞧着點，看媽這張照片掛歪了沒有？

蘭左邊再高一點，好。

健 高矮怎麼樣？

蘭 差不多。

健 我下來看看。（跳下）

蘭 健南，你看這些東西該怎麼辦？（指茶几上的東西）

健 你說呢？

蘭 叫我說，還這麼原封不動的擺着算了。今天是媽過五十歲生日，凡是惹他老人家不高興的事，咱們就避諱着點，讓媽高高興興的過個生日。

健 你既然這麼說，就還擺在那兒吧。不過我是不同意這種燒香叩頭的，簡直是浪費！

「外巧聲」楊大嫂！楊大嫂！

蘭 （推開門）巧玲，我在這兒哪！上這兒來！（巧玲跑上）

巧 楊大哥！

健 曖，巧玲，你一早跑來有什麼事呀？

巧 楊奶奶在家嗎？

蘭 在家。你找她幹嗎？

巧 我媽說，叫我跟楊奶奶說一聲，先借給我們點錢用。日本鬼子走了二年多了，可是我爸爸在工廠作工掙的錢還是不夠化，「金圓券」又一天比一天的不值錢，那天也得拉虧空，到年根底下人家都催賬來了。

蘭 呃！你楊奶奶在她那屋哪，你去找她說去吧。

巧 楊大哥，怎麼趙慧姐姐還不來呀？

健 按說今天禮拜也該來了。

巧 她告訴我這個禮拜天給我帶新書來，以前她教我唸的那些書，我都唸完了。

蘭 你唸的可真快呀！

巧 昨天晚上我一宵也沒睡好覺，翻過來掉過去總夢見趙慧姐姐來了，給我帶來

那麼些好看的新書，還答應送我進學校。可是，到這會她還沒來，真急死人了！

健 她告訴你說今天來，今天一定來，也許禮拜天學校裏有點什麼事就悞住了，來了我一定叫她找你去啊！

巧 那我去找楊奶奶借錢去，呆會趙慧姐姐來了，一定叫她找我去，她要是不去呀，我就跟你們倆要新書！

蘭 好吧！這點事我們一定辦得到。

〔巧玲跑下〕

健 蘭英，你看！像巧玲這樣聰明的孩子，北平不知道有多少，她們是那樣渴望着進學校唸書，可是在這個社會裏，却沒有她們讀書的權利。她爸爸是個老工人，在工廠裏做了十幾年的工，日本統治時期，他們曾經罷過工，到現在，國民黨來了，還是一家三口吃了上頓沒有下頓。而那些過去給日本人當

蘭

漢奸的，勝利後搖身一變，仍然是什麼大員！整天還是花天酒地，只要你睜開眼睛，你就會看見這些叫你堵心的事：學校裏有特務學生搗亂，美國兵代替了日本兵在中國橫行霸道，國民黨的那當官的貪污腐敗到令人難以想像的程度，憲兵隨隨便便亂抓人，真是好人受罪，壞人享福。你說這個叫什麼社會，這叫我怎麼能在大學裏安安定定的唸得下書去！

要說也真是，我跟你一樣看不慣這些個，指望着勝利了，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，誰知道還是這麼兵荒馬亂的，金圓券一個勁往下跌，物價簡直快到了一分鐘一個行市，要不我說這些東西（指茶几）還給媽留着呢？她也跟咱們夠操心的了，自從爹死了以後，就剩下這麼兩所房子。坐吃山空，要沒有媽跟咱們操持着，怕你也連進大學都不能進了！

健

媽這份苦心我是知道，可是光燒香叩頭又有什麼用呢！

上了歲數的人了，受迷信思想薰染了這麼幾十年，你叫她一下子改過來，哪

兒那麼容易呀！再者說，這年頭，生活這麼高，市面這麼亂，她老人家也是很苦悶。把希望寄托在燒香上供，無非是浪費點香錢和時間，我以為這也算不了什麼。

健

當然，馬上叫她改過來是不容易，不過這樣一味地遷就我覺得也不妥當，還是應該多跟她老人家談談。就是因為迷信，過去上了人家的當也不少。

蘭

談當然要談；不過叫我說，還是過了今天，今天是他五十歲的生日，咱們應該盡量不惹地她不痛快。

健

你這話也有道理，其實這個家我是很滿足，你跟媽婆媳之間的感情，又跟親母女一樣；可恨的是國民黨這麼一團糟，這個社會還是這麼黑暗……

蘭

趕快收拾吧，說不定趙慧他們也快來了。

健

（看錶）說的是，怎麼到這時候他們還沒露面呢！怕是出什麼漏子！

蘭

我想不至於，昨天晚上你們不是還在學校有事嗎？一宵的功夫……

健 這年頭你可別這麼說，你別竟聽什麼勝利了，這跟日本統治時期一樣，人的

生命財產照樣沒保障，前天我們學校裏還拖走了一批呢！

〔外趙聲〕健南！健南！

〔趙從正屋門入〕

健 唉呀，趙慧！你怎麼才來呀！我還以為……

蘭 趙小姐，我們正念叨你呢！那些同學怎麼沒來呀？

趙 他們都有事今天不能來了。我要不是有要緊的事要通知健南，我也就來不了了。

健 什麼事這麼急呀？

趙 (稍作思索) 蘭英姐，我麻煩你點事成不成？

蘭 有什麼事你說吧，還提的着麻煩嘍。

趙 這兒有幾本書，勞駕請你給隔壁的巧玲送一趙。這是我上禮拜答應送給她

的。

好，剛才她來還直着急呢！我馬上給她送去。

趙 蘭

勞駕勞駕！

「王蘭英下，趙慧從窗戶看着蘭英已經走遠」

健

瞧你這種小心的樣子，難道出了什麼事嗎？

趙

事情是這樣的，我們昨天晚上聽到新華電台的廣播：說東北已經全部解放了，解放軍馬上就要入關。

健

那好哇！這樣事何必這麼秘密呢？

趙

你聽我說下去呀！正因為東北解放了，據說北平的特務接到南京的命令，要加緊逮捕進步學生——因為他們也自知將被消滅。所以，我們應該提高警惕。我們剛才開了緊急會議，決定過去在學運當中可能被特務注意的同學，暫時離開北平到鄉下去，其中有你和我在內。

健

我不同意！既然北平就要解放了，我們正應該配合大軍入城做些工作，怎麼能在這時離開呢？

趙

話不是這樣說；正因為我們可能已經被特務注意了，說不定，他們也許在這半天就要下手，我們暫時離開此地，也正是爲了保存實力，將來北平解放後再回來爲人民做工作，否則，萬一在這個時候被他們抓去，豈不是白白地犧牲。

健

我不同意你的看法，我以爲越是艱苦的時候，我們越不應該離開。我楊健南絕不怕死，再說，我又不是共產黨員，國民黨也沒有任何理由來逮捕我！要走你們走好了。

趙

決定走的同學也並不是怕死，更不是在情況緊急的時候逃避，而是根據目前的情況，我們沒有必要留在北平。你這種勇敢和熱情是好的，但是革命不只是靠勇敢和熱情，而且還要珍重與保持自己。這種勇敢和熱情，更有效的打

擊敵人，除非萬不得已不做這種無味的冒險。

健 情況是不是已經緊急到這種程度了？

趙 目前，還並不這樣嚴重。

健 那麼請容我考慮考慮。

趙 好，最遲不要過今天晚上五點半，我們在學校見面。

健 好，不過……

〔王蘭英端壽桃、壽麵上〕

蘭 趙小姐，我已經送去了！

趙 嘔，謝謝你！

蘭 巧玲說請你務必去一趟，她要不做飯，就跟我一塊來了。

趙 我馬上就去。這是誰送來的壽禮！

蘭 前院劉掌櫃。趙小姐也在這兒吃了麵再走吧。

趙 不了，我還有事要走。伯母那兒健南替我說一聲。

健 好，你如果能在中午把事辦完，就到這兒吃麵。

趙 好，蘭英姐再見！（下）

蘭 再見！

蘭 健南！前院劉掌櫃真夠周到的，聽說媽過生日，就給送來這麼些東西。

健 我不喜歡這種人，專門會弄這一套虛偽的應酬，臉上笑嘻嘻的，肚子裏不知道按着什麼壞心眼。你說，他算個什麼買賣人？既無門面，又沒字號，可是他掙的錢可比任何買賣人都多。哼！投機倒把的奸商，要不是怕媽生氣，我非把這些東西給他扔出去不可！

蘭 不管怎麼樣，人家是給媽拜壽送來的禮，怎麼好給人家扔出去，那不顯着太不通人情了嗎？都二十二歲的人了，還是那麼小孩脾氣。

健 人情人情！中國好些事，就都壞在這人情上。算了！別提這個了，咱們還是